

轨道上的长沙

龚思永

长沙晚报

2025年12月26日 星期五

精·深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欧艳

冬日无雪 (外一首)

冯建武

冬日无雪

一性情中人从遥远的清朝
请来诗句装饰季节更远的唐宋听闻风声
也赶到旁列一时间高朋满座觥筹交错
醉醺醺每人分一字礼带回

谁知这边筵席刚散

字却已在

另一个名叫群的地方相聚
那里无论官阶

不排座次长幼同席

所以更热烈

依然有酒香

吆喝声 哭声笑声责怪声

多日不歇

当时只道诗寻常

当时只道诗寻常

后来才知

是闪电

是极光

是冰山突然崩裂

是树顶上够不着的果实

是卡在喉咙里的声音

甚至扭曲的笑靥

你想把她宠在怀里

可她偏偏躲在角落

有时又跑到偏僻的异乡为异客

你追她

为她痴

甚至付出生命

而她却可能

无动于衷 冰冷如铁

三萧相诗会

那天中午，一家人正围在客厅吃饭，忽然听见阳台传来一阵细碎的啾啾声。女儿立刻来了精神，端着碗偏着小脑袋，猫着身子往阳台张望，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连忙拽着我的衣角压低声音道：“妈妈，阳台上又有两只小鸟！它们嘴碰着嘴，好像在谈恋爱呢！”

我笑着拉她坐回凳子，随口打趣：“小孩子家的，懂什么恋爱。”

女儿那时读初二，性子大大咧咧的，剪了个男孩子头，一副假小子模样。袖口经常被磨破，每天放学或是周末，准会推着自行车往小区里跑，和邻居家的男孩子比试谁骑车更快，每次回来都是大汗淋漓，浑身沾满灰土。我们都爱叫她“野丫头”，她却满不在乎地回一句：“野丫头也是你们生的！”

孩子父亲放下手中的碗，满脸慈爱地看着她：“好好吃饭啦！”对于孩子，他从来舍不得责骂，总说女儿是用来宠的，等她大了，就不黏我们了，到时候想多和她说说话，她还嫌我们烦呢。

我起身挪动凳子，轻微的摩擦声惊到了阳台上的小家伙。两只鸟儿扑棱棱扇动翅膀，转眼便从阳台的小窗口飞出去了，只留下满阳台金灿灿的阳光，和女儿那一声略带遗憾的轻叹。

饭后，我收拾好碗筷踱到阳台，瞥见闲置的花盆里多了些干枯的草屑与落叶。联想到中午的啾啾鸟鸣，想必是那对小家伙衔来的，是要在这方小小的阳台筑巢安家吧。我寻了些柔软的枯叶铺在盆底，又垫上松软的泥土，盼着它们能安心住下，在这方小天地里繁衍生息。将花盆摆到显眼处，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

寻一处 温暖的归所

凌泓

图虫
供图

忽然，几声清脆的鸟鸣落在耳畔。抬头望去，门前的银杏树上，两只鸟儿正欢快地嬉闹。我望着它们的时候，它们也偏着头回望我。心想，会不会就是刚才飞走的那两只？没过多久，两只斑鸠相继扑打着翅膀飞了回来。它们个头不大，羽毛是光滑的麻灰色，像披了件细腻的绒衫。在阳台边缘警惕地观望片刻后，便跳进了花盆里。一只低下头，用尖尖的喙轻轻啄起草屑细细铺展；另一只则依偎在旁，时不时用头蹭一蹭伴侣的羽毛，亲昵得很。

女儿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趴在窗帘后看它们亲昵打闹，看得入神，连做作业都要催上几次。我们的日子，忽然就有了新的盼头，有一天，女儿惊喜地告诉我“鸟巢里多了几枚淡青色的蛋！”

它们衔枝、孵化，迎来一窝毛绒绒的幼雏。最动人的是哺食的时候，大鸟来去如风，将觅来的虫蚁，投喂到那些张得浑圆的嫩黄小嘴里。等雏鸟大了些，便跌跌撞撞踏上多肉丛，在肥厚的叶片上，留下几个淘气的小坑。

“妈，你的宝贝被咱啦！”女儿指着叶子喊。

“它们是客人嘛。”我说。

我守在窗边，看雏鸟们笨拙地扑腾着翅膀试飞，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尝试。直到某个清晨，阳台忽然静了下来，巢空了。风掠过花盆边沿，卷着几根细碎的草屑悠悠打转，只剩叶影沙沙，像一段轻轻被收起的时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女儿不再骑着自行车满小区疯跑了。傍晚放学，她会拎着书包径直走到阳台，蹲下来，和我一起把晒得干透的枯叶踩碎，铺进花盆里。看见雏鸟扑棱着翅膀，跌跌撞撞飞离巢时，她会望着空荡荡的花盆，轻声说一句：“它们也长大了。”

日子被鸟鸣织了又拆，女儿书桌上的习题本换了一本又一本，堆成了厚厚的一摞。一晃便是数年。女儿高考还算顺利，要去另一座城市求学。我和父亲送她到了学校，临别时，女儿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她的父亲，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一字一句地说：“爸、妈，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到家了一定要给我发个信息。”望着她转身走进校园，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忍不住鼻子一酸，我家女儿，是真的长大了。

往日里满屋子的叽叽喳喳，渐渐化作了手机屏幕两端的寥寥寒暄。饭桌上偶尔会摆一副碗筷，看电视时，孩子父亲的目光会下意识飘向女儿紧闭的房门。这偌大的屋子，静得能听见绿萝叶片舒展的声响。

阳台上的斑鸠依旧来了又去，去了又回，每次落脚，成双成对。我望着它们相偎的身影，竟分不清，是最初那对恩爱眷侣，还是它们羽翼丰满的孩子，循着父辈的足迹，来这片绿意里续写新的情节。

阳光穿过玻璃，缓缓落在那空巢的花盆边缘，落在新发的绿萝嫩芽上，积蓄了一个冬天的绿，嫩得能滴出水来。微风拂过，几缕斑鸠残留的羽毛从角落轻轻扬起，像一些轻盈的、来不及抓住的念头。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谈恋爱了，想必也会像这对斑鸠一般，寻一处温暖的归所，与爱人相守相伴吧。那归所不必多大，只要盛满春光与爱意，便够了。

万家灯火

张新
蓉供图

领袖大厦如一方沉默的现代巨碑，蹲踞在营盘路肩头，目光穿透车流与人潮，直抵地底层叠压的时光褶皱。这片街巷的坐标原点之下，最深处的基石正涵着三个字的纹路——“六堆子”。它就藏在今日赐闲湖口；辛弃疾雕像的剑穗垂着，湖南议事会旧址的木窗开着，郭亮烈士雕像的衣角飘着，三者环抱的营盘路核心地带，恰是清代“六堆”警所曾跳动的心脏。北望洞庭波，南接湘江潮，这方土地的脉搏里，始终响着历史洪流冲刷岩壁的轰鸣。

营盘路的名字，是八百年前南宋的风刻下的。辛弃疾在此扎下“飞虎军”的营寨，旌旗在江风中猎猎作响，那些铁甲与战马的气息，穿透宋元明清的烟尘，凝结成地名里的筋骨。但真正给这片土地刻上肌理的，是清代驻防的印记。“六堆”二字，原是满语里“警察驻所”的回声，它身边曾立着“五堆子”——专司粮秣仓储的所在，两个名字像两枚咬合的齿轮，转着帝国军政的晨昏。

五堆子是粮仓的魂。遥想当年，驼铃在干燥的风里荡出细碎的金声，粮车铁轴碾过青石板，吱呀声里混着役夫粗重的喘息。成袋的稻谷、小米在土丘上起落，黄澄澄的颗粒从麻袋缝隙漏出来，与兵丁的汗珠子一起，在地面洇出深浅不一的印子。

六堆子的警所，则飘着另一重气息。晨雾还没散尽时，号角声便从高墙里钻出来，像一把钝刀，慢悠悠割开街巷的睡意。披甲的兵丁肃立着，皮靴踩过青石板，闷响里裹着铁的沉。腰间的佩刀与锁链偶尔回撞，“哐当”一声，惊飞了檐下筑巢的麻雀。最让人记挂的是那枚铜警哨。暮色刚浸过街角的牌坊，哨声便锐得像冰锥，“咻——”地刺破黄昏，把宵禁的命令钉进每户人家的纸窗。有时是黎明前的黑，哨声突然炸开，像块石头砸进平静的塘，街巷里立刻响起慌乱的脚步声——那是秩序在细

一大早，路遇邻居小王。只见他刚停下来，足蹬白色跑步鞋，一双长筒白袜至膝；身着背心短裤，一身田径运动员派头。人清瘦结实，腿部肌肉，硬邦邦雕刻似的；后脑勺还扎个小马尾，鹤立于我等油腻男面前，显得特别精神。小王酷爱长跑。连续几届马拉松赛，他都参与了，名次在前100名内。10000多人开跑，获得前100的名次，对业余爱好者来说，也算不俗的成绩了。我向他注目，以表达我的钦佩之情。

“长跑得选一个僻静之地，你这是从哪儿跑回来的？”“大泽湖呀，开车20来分钟就到了，那里空气新鲜，视野开阔，环境幽静，适合跑步。”我问他答。然后，他建议我也去大泽湖湿地公园，走走看看，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我真是孤陋寡闻！要不是与小王交流，还真不知身边就藏着这么一个大泽湖湿地公园。私下，我仍对这个大泽湖湿地公园存疑。以我的理解，湿地为众多候鸟的栖息地，理应远离城市，人迹罕至草木葳蕤的薮泽，方能称之为湿地。如此才名副其实。

百闻不如一见。

天气正好转凉，我随一众朋友去了一趟大泽湖。方知我所耳闻的湿地公园，全称为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乘电瓶车环湖观光，穿行于林中幽径，我们左顾右盼，东张西望，目不暇接。大泽湖在我们视野里，我们亦在大泽湖怀抱中。湖畔的睡莲荷叶菱角呀，被风依次掀动，在我们手机像册里定格。湖中央，一些仿自然侵蚀的小土墩，凸出水面，为水鸟歇脚提供休憩之地。主体湖面约800亩，四周109个大小形状不一的水凼，星罗棋布，把人鸟自然隔离，让鸟觉得安心，与人保持了一个可时刻防备撤离的安全距离。

这些水凼，还栽种了慈姑美人蕉菖蒲等多种水生植物，除起隔离作用外，还有净化雨水，动态呈现不同湿地植物、从萌芽到枯萎的生态演变之功效。

啊呀呀，快看！湖面上聚集的一大群白鹭，像在听从谁的口令：一二三、预备起。

蓦地集合，从水面一齐起飞，场面气势，颇为壮观。有的在空中盘旋；有的刚刚脱离水面；还有的尚在水面扑通助力、作势起飞。它们的飞翔，不

紧神经。这警所的墙，砌的是威严，守的是规矩，却也圈着一整个时代的压抑。

可历史偏爱在严丝合缝里找裂缝。这片被粮秣与警哨捆紧的土地，竟在时代的风雷里，悄悄成了新思潮的温床。帝制的墙皮一层层剥落时，共和的星火正从砖缝里钻。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这些名字，曾像影子一样掠过六堆子的街巷。他们的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眼里的光，却遮不住脚步踏过积水时溅起的亮——那是油纸伞边缘滴落的雨，还是心头跳动的火？某个轩馆的窗纸后，低语混着茶气飘出来，“驱除鞑虏”的字在舌尖发烫，“创立民国”的念在喉间生根。警哨的锐音已在阴影里撞上了燎原的势。后来郭亮烈士在刑场吟“潇潇夜雨滴江湖”，那“江湖”二字重得很：既是脚下被湘江洞庭夹着的土，更是革命者胸里装着的苍生与河山，一滴雨落下来，砸在地上是血，蒸在风里是魂。

沿营盘路走，拐进潮流街，米码头的石阶还留着当年卸货的凹痕，不远处的晒屋却亮着一盏煤油灯。那是当年办农民夜校，灯光像粒倔强的星，从窗缝里挤出去，落在泥地上，也落在学员们的心尖上。

凑近了看，屋里几张粗木桌凳，被油灯熏黑的墙像块浸了墨的布。每个教员站在灯前，布衫的袖口卷着，露出结实的手腕，给学员们细数着东家的地租、长工的汗、谷仓里发霉的粮……老农眉间的沟壑积着岁月的尘，此刻却被灯光镀得微微发亮；青年汉子的铅笔头在纸上划过，沙沙声比窗外的虫鸣更急切，仿佛要在粗糙的纸页上，刻下一个崭新的明天。空气中飘着劣质烟草的呛，混着汗味，可更浓的是种在悄然长的东西——那是被唤醒的力量，像春土里的芽，憋着劲要顶开石板。油印传单在指间传着，墨香混着指腹的茧，那些朴素的真理便顺着纹路，往四乡八里的田

是画家画笔下的静态画面；是大自然中动态的连续的彩色图像。动作优雅，别致耐看。而一些体形偏小的鸳鸯和野鸭，自顾自在波光粼粼的水面游弋。你飞你的，我追我的，全然不理白鹭的集体喧哗。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早几年写过一首《湿地》：“滩涂一大片芦苇波浪般，起伏。在月光下的湿地，在那只负责值更放哨，大雁警觉的眼神里。风花草，不是凶兆，是一种祥瑞，更是一种柔情的抚摸。”

先前乘电瓶车观光是平视。现在，我们在公园空中观光走廊漫步，变换角度，又把湿地公园俯瞰一遍。公园内居然还保留了近400亩耕地，种植水稻，并穿插种植油菜麦玉米等经济作物，以及紫云英向日葵等色彩鲜明的观赏植物。已是冬天了，田里稻穀金黄，却不见农夫忙收割。陪同的公园工作人员，主动替我们答疑解惑：这都是刻意为之，包括那些柿子树枝上，已经熟透的柿子，都是为鸟儿们准备的过冬口粮。

空中观光走廊两边，还配备了一些智能观鸟设备，爱鸟者可用AR望远镜或光学望远镜，远距离跟踪观察鸟类个体或群体。据统计，在湿地公园栖居的鸟类，多达200余种。不远处的树林里，一棵不到3米高的树上，赫然有一个比篮球还大的鸟巢。树枝把这鸟巢紧紧拥抱着在树的胸口，看上去像树的心脏，我侧耳聆听，仿佛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鸟巢里也许有一窝肉嘟嘟的鸟宝宝，嗷嗷待哺……

到底何为湿地？这个问题，有许多科学的环境监测数据来细分界定。而不是湿地的问题，人类没有话语权，花鸟鱼虫说了才算。如果人类无节制地破坏环境，任意践踏动植物栖息地，草木必定惊慌，花鸟鱼虫必

定退避三舍。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颠覆了我以往对湿地的认知。湿地的存在，并非一定存在于人迹罕至的地带，也可以就在我们身旁的不远处——城中湿地，与城市共融。祈愿未来，花鸟鱼虫，仍会替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担保，并签字画押。

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地撒一回娇，我们又何必舍近求远呢？走，就去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吧。

长沙

漫去，等一个风起的日子，长成改天换地的巨浪。

领袖大厦二楼的宣锦茶馆，博古架上躺着那枚铜警哨。绿锈爬满它的身子，像裹着三叠时光：第一叠是清代的晨霜，结在哨的棱角，吹出来的是高墙内的肃杀；第二叠是辛亥年的夜雨，顺着哨绳往下淌，响起来是秘密行动的暗号；第三叠，是此刻的茶烟，袅袅娜娜缠着它，把所有声响都酿成了老茶客唇边的一声叹。

有人摩挲那只边角磨圆的旧茶盘说：“你看这纹路……1922年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时，这盘里托的哪止是茶杯？怕还有传单呢，字印得糙，可每一笔都在发烫。”

灯火漫过营盘路时，辛弃疾雕像的剑穗还在风里晃。这灯火里，有飞虎军的甲光，有五堆子的谷香，有六堆哨的铜音，更有无数先驱者的热血在烧。而脚下的路，正踩着这些纹路往前伸，一头接着沉甸甸的过往，一头朝着亮堂堂的未来。

游过冬季(外二首)

过德文

一阵寒风吹过
河流消瘦了许多
裸露的河床
仍抱着一个未醒的梦
时间何曾虚度
一片落叶把自己献给了流水

去一条河里游泳
像鱼儿一样
有相似的闲暇
循着沉浮的踪影
看浪花一朵一朵写诗，画画，呼吸
就不用害怕风雨，害怕冷

我不急于下水
在冬季，气温很低
冷风在江面上愈加肆意生长
仿佛时间起了皱纹
麻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或蹲守，或跳跃翻飞
任长风掀起单薄的衣角

踏着已近枯黄的草木
沿着便道从坡岸通向水面
没入水中的瞬间

我怀疑这条河给我的
是世界的终点还是起点
我并不急于下水，取冷

这有冷暖的人间
冷来了，南方的一个小城
其实天气预报早就告诉我了
就算不说，我也知道
这个季节是应该冷
沿着湘江，我逆风而行
流水的方向像我一样

发黄的叶片在空中飘舞
好像在为这冷风助兴
河的中央，航标船摇摇晃晃
阳光洒在水面上
映照出褶褶巴巴的皱纹
有如人世间的真相

坡岸上，遛狗的继续遛
跳广场舞的脚步没有停过
冷风从身边吹过，至于吹到哪里去了
我无需知晓，万物各有自己的